

编辑：李芳 设计：陈伟燕
REPORT 报道

世界正在被铲平。1995年，有着英国血统的南非人Jeremy来到北京，亲见这座魅力之都在变平的世界如何嬗变更新。他戴上安全帽，游走进北京的街道和人群，开始说出一个外国人的疑惑与不明。

迷失北京

A foreigner lost in Beijing

文 李芳 图 任言者

“在中国转悠，会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

Jeremy 是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南非人，中国名字叫**金玉米**。他生于1970年代，1995年来到北京，曾从事培训教师、杂志编辑、创刊人、创意总监等多种职业，现以合伙人身份供职于唯准广告，专注于以视频形式发现和记录北京的秘密。





在地铁天安门东站的地下通道中，金玉米拿着话筒四处发问，想让更多北京普通人的信息。



Danwei.tv 出品，金玉米在天安门“采访”石狮子。

第一次见面时，金玉米刚开通了一个新网站教外国人学中国成语，做了很多成语T恤衫送人。送给我的那件，胸前的字被划得厉害，几乎认不出是什么，他说这个成语是“遮人耳目”。看到我们要被他的西式幽默本僵，他又指着送给同行女孩的那件——胸前印着一个“因”字，背后印着一个“果”字——压低声音说，“这个是‘前因后果’。如果去晋摇滚演出，千万不要穿这件。”（“果”是北京摇滚圈对Groupe——骨肉皮的戏称。）

金玉米是一个南非人，这个洋溢着乡土气息的中文名取自他的姓——Jeremy的谐音。第一次访问他的播客站点Danwei.tv（“Danwei”即“单位”的拼音）时，播客的视频片断中他头上戴的那顶橘黄色的安全帽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戴着它，金玉米在街上和戴着同样帽子的农民工交谈，拎着话筒穿街走巷，制作了很多集播客节目。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安全帽放到了Danwei.tv的Logo上。在他眼里，安全帽很有意思，既表示这是一个在疯狂建设的国家，也暗示你总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除了Danwei.tv还有Danwei.org，金玉米已经撰写了近千条Blog来描述他所观察到的北京和中国。他1995年由南非来到中国，以各种身份游走在北京的街道和人群之间，时间久了学英国文学的他便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开始以Blog的形式介绍他眼里的北京和中国。

站在前面，个子不高的金玉米显得有点拘谨；走在地铁站里，他也只是个不起眼的老外。然而，透过他的“单位”，我却发现了一个别致的视角——既不同于西方媒体也不同于我们这些置身其中的人的视角。透过这个视角，我们能到很多我们不曾留意过的自己。

金玉米用“儿”来概括北京印象，用“红鸡蛋”来概括今日中国人，用“单位”来标识中国人的生活体制……时间一长，他的Blog便成了一面过滤时间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我们自己尚未察觉的变化。

金玉米的Blog叫“DANWEI”（danwei.org）。他说，“中国人原来人人都有一个单位，单位会负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甚至爱情，像一个小乌托邦。我是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有单位，但我也想要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于是自己造了一个。”



金玉米住在办公室的吸烟区——阳台上，看到繁忙的建国门大桥，阳台以北是他们影音小组的工作室，之南便是建国门外大街，车水马龙与节节拔高的手脚架总会引发bloggin的欲望。

杂志、博客、播客： 从吃喝玩乐到“文明办网”

“有人看过 DANWEI 后说我是共产党的走狗。”我问金玉米他写 Blog 以来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他这样回答，“这是我在 DANWEI 网页上方的 banner 上写上‘文明办网’的原因。‘文明办网’这是个很像 B 的口号，现在我用它来规劝那些在 Comments（日志的评论）里破口大骂的人。”

现在，金玉米住在北京一所安静的外交公寓里面。四个人的工作室就在卧室旁边，墙上挂着他早期参与创办的杂志的封面：Beijing Scene（红鸡蛋）。几年前，他和两个意大利人一起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现在他负责公司的视频分部，每天都要忙碌十几个小时。即使这样，DANWEI 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更新频率，有时一天会发好几条。

“我一般早上 7 点钟起床工作，直到下午 7 点下班。”金玉米说，“工作时也会写 blog，所以你看，DANWEI 的更新时间都是不确定的，什么时候的都有。”

这间位于六楼的办公室有一个开放的阳台，迎着寒风站在上面，看着建国门外大街的车水马龙和对面的工地。楼下的院子里有一排正在脱落最后一批叶片的银杏树，旁边是一个堆满游戏器械的小型儿童乐园。在金玉米眼里，这个工作室似乎是北京的一个小缩影——一面是繁忙的街道、节节拔高的脚手架，一面又是平静如水到似乎一成不变的生活。

“DANWEI 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百态。”金玉米说，“通过西方主流媒体你是不可能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的，你了解到的只是通讯社认为你想了解的中国的，所以，我做了这个博客。向西方人介绍一个普通外国人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中国。”

2006 年 11 月 28 日早上，DANWEI 最新的文字是关于女演员张钰在互联网上公布性交易视频的“学雷锋许可证”。“末世你是否愿意做中国人”调查事件、国学辣妹……金玉米说，中国的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了，这对外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现在境外通讯社的记者经常会联系他，询问他对一些中国事件的看法和线索。他为此还开了中国媒体指南的专题，帮助外国人认识中国媒体。

“DANWEI”是 2003 年开始上线的。在此之前，他亦曾在纸媒



体和 web1.0 时代有过很多有意思的经历。1998 年，以培训教师的身份在中国呆了 3 年的金玉米本来想离开，却突然留下来和另外三个老外创办了一本在北京出版的英语杂志 Beijing Scene，旨在“帮助在北京的外国人吃喝玩乐”。没有刊号，干了两年，被查了 N 次，杂志在新门户的 DotCom 公司然后又出来，创办《儿》杂志，后来被收购，“现在的《乐》杂志应该算是《儿》的儿子。”这之后便是参与《That's Beijing》的创刊。结果都是，用他的话说，都是以做不下去收场。

“9·11 发生之后，我去了纽约，再回北京后，不想再打工，于是和另外四个老外一起创办了现在的设计公司。我大学学的是英



丹唯里的成员，办公室“三缺一”，Danwei.tv的另一位老外也出场。

国文学，还是喜欢写东西，离开纸媒体后，我很快做了DANWEI，然后一直到现在。”

Danwei.tv应该算是DANWEI的延伸，另外的人也开始参与进来。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做出了几十段视频，以英语介绍了北京大栅栏的拆除、北京性观念变迁等多个话题。

年底了，街上开始悬挂各式条幅，红布白字地写着“狼狐治安保一方平安”之类的字眼儿。这是北京，一个从不缺少口号的城市。见多了，他很少再停下来查看。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两张皮的故事，它伪善、厚重，难以撼动又充满变数，令人充满期待却绝对不敢预测。



像所有的办公室一族，金玉余也在办公时用Bloggin。



金玉米办公室的工作安排表。

金玉米播客 Danwei.tv 的 6 个节目简介



我们最近又在录制的播客节目
《CUBA @ SOHO 张的部落格》

洪晃的母亲是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她十几岁时就被送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又成为一位国内媒体市场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现在，洪晃发现了博客的力量，开始在其博客上充分展示自我。“单位”进到她的婴儿房来访问她关于新媒体的见解。



沙洲是一个 19 岁的青岛小伙子。他用青岛方言演唱的嘻哈音乐在当地一炮而红。该集就是“单位”团队在青岛沙洲家中对他的访问。我们聆听一听青岛方言有多难理解吧。



大家经过青岛单位的金玉米来
往北京南锣鼓巷步行街

南锣鼓巷是北京最为古老的胡同之一。近些年，酒吧、咖啡馆，精品店在这里遍地开花，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北京居民来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半年前，有关部门重新整修了这个胡同，清理了违章建筑，修理了店面外观，重整了隔音。但这样做是有利还是有弊呢？“单位”让网民去听南锣鼓巷百家酒吧“过客”老板——小朋儿对此的看法。



What does it mean they
get down

一个艺术家的行为作品邀请了一群民工来参与。本集“单位”来到建外 SOHO 举办，采访这一名为《与民工在一起》的活动。艺术家说作品吸引了人们对民工群体的关注，抗议者则说这是一种以点概面的偷渡作品。



“二百五”是一个街头马戏团的名字。他们跨越四个国家，行程数千公里，历时八个多月，在这个秋天骑自行车来到北京。“单位”告诉网民：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来北京干什么？是什么支持着他们的行动？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Dollar

谁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创意的国家？看看大家的名字，你就会改主意了。这是《SEX BEIJING》系列的一集，看看有多少采访对象有英文名字，也为什么叫自己 Frog，为什么叫 Dollar？



1 到芳草地大会上，金玉来和前门的民工戴着同样的帽子。这个又圆又土的城市从东到西叫号，也不输口号之下的大国大城。
2 金玉来来到这里，看一下和消失的小区，却有住户来问这个老外是不是来拆迁。
3 在建国门地铁站访问，金玉来说，与十多年前相比，北京人变了许多，不变的仍是那些普通人，他们的活没有那么多雄心。

北京：擦肩而过，走走停停，相安无事。

金玉来早就想离开这里，后来又忘了准备离开的日期。

“1995年，我像‘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下乡一样来到了开发区亦庄，住在工人宿舍，虽然拥有自己的单独房间，但是没有厕所和热水，要去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金玉来这样总结自己最初的北京经历，“我不是一个好老师，学生们似乎没有学会说英语，我却开始说汉语了。”

生于1971年的金玉来起初离开南非最想去的是日本，阴错阳差去了马来西亚，通过接触那里的客家人后裔，他萌生了来中国的念头。很快，他去伦敦接受英语教师培训然后以培训教师的身份来到了北京的南郊，加入了一家外资公司。

“我很感激当时老板给我的安排，让我和普通工人同吃同住，这样我才有机会了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类似的生活持续了3年，他骑车从北京出发经西藏、新疆去了巴基斯坦，走走停停，花掉了1年时间。

现在，他抽着“点八”中南海，坐在秀水街边的酒吧餐桌边，对我侃侃而谈，“中国这么多地方，我还是最喜欢北京，北京人大大气，不拘小节，喜欢聊天。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白酒的文章，经朋友介绍参加了一个酒局。那是四个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好像每个人都喝得两颊一样，一直喝到都不行了。”

你喝了多少？

“记不清了，我喝到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呼着青岛扎啤回忆说。但是，很快，他忽然张开双臂向后扔去，嘴里随之发出“砰”的一声。

“但是这个大气有时候也很讨厌。砰，长安街变得这么宽，好像有20条车道一般，天安门广场也‘砰’得这么大。这很不人道。”

原来还是农村的亦庄和花家地，后来市中心区的夏家胡同、沙井胡同、帽儿胡同……在北京，金玉来住了很多地方。他觉得要了解一个地方，就要住在一个地方，和那里的土地、人和房子发生关系。

“我喜欢在夏家胡同过春天。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棵丁香树，四月的时候就会开花，花会持续一个礼拜，会有很香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那是北京的市中心，但是安静得不得了。晚上我们会在院子里吃饭，感觉这个古老的城市是那么恬静和迷人。”

在亦庄上班的时候，每到周末，金玉来就会骑着自行车向城里去。第一站就是前门的大栅栏。

“那是我对北京最熟悉的地方了，有好几年我都在那闲逛。”为什么？

“哈哈。因为那里最符合外国人对中国的想像……无数的小胡同、地口的各种方言、各式小吃，还有很多老房子……很市井……噢，对了，那里似乎很像我老家约翰内斯堡的那些老街小巷。”

南城给金玉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琉璃厂附近的一个地方：一些崭新的仿古式建筑，旁边是一家打着基督教的幌子卖纪念品的商店，对面是一家四川人开的小饭店，不远处就是一个圈里著名的Gay吧——情岛和提供软色情服务的暧昧发廊。下午的时候，阳光懒懒地照耀着街道，外国游客、发廊小姐和旁边的胡同串子一起在街上擦肩而过，走走停停，相安无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各种貌似不相容的东西聚在一起，彼此却相安无事。”金玉来说。什么都没确定，一切都在变动中，在这个变动中未来的无数可能都互不干扰地并存着。这似乎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侧面剪影。



“我是一个作图人，不可能有单位，但我也想要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于是自己造了一个。”

金玉米在工作室的同事张望，毕业于北京某设计院多年，现在任在一栋安静的外交公寓里，负责新址与中国，每天有时候会戴安全帽于奔波北京。



前门大栅栏！这里有最富人情味的三碗九混。金玉来说他很感谢来北京时老饭馆的实现，他才有机会知道大部分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大栅栏不见了，金玉来在前门找不到那些老房子。城市的变化，快得令人猝不及防。

在中国：会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

2006年11月就要结束时，我们一起穿过冰冷、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钻入地下通道，穿过乞丐的卖唱声，突入地面，闯入前门牌楼边的小胡同，与饭馆伙计、无照商贩和信心十足的骗子擦肩而过。

几米高的铁皮墙高高竖着，里面是大片的很难看到的废墟。铁皮上画着这一地区的明日蓝图——大片整齐崭新的四合院。

金玉本来是带我们去寻找大栅栏正在拆迁的房屋的，结果我却只能对着一条崭新的马路一起来住。“两个月前，我还在这里采访过节目。那时候这里还在大拆特拆。”金玉声音低下来失望地说，“太快了！”

在这么快的地方，谁都会怀疑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跟不上，而被抛弃。“在中国转悠，会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金玉来3年前骑自行车由北京出发一直骑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间旅行的意思是，在北京你是在世界的今天，然后西安、西藏、新疆，你会感觉像循着时间轴向前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有地方还会看到很多文革时候的口号。”

这似乎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国度，有很多东西在飞快地变化，但总会有一些东西将人们拉回到过去的记忆中。也有时候，过去一直延展到了今天。金玉来还记得住过的沙井胡同的四合院中央

一个八角形的两层小楼。“文革”的时候，街道组织带人侵占了这个四合院，然后又盖起了这个小楼。现在，院子里的房子逐渐回到了原来的主人手中，但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丑陋的小楼——因为现在还有人在使用它。

每次向他提到中国的问题，他便拿自己的祖国南非作比较——南非有很多民族，政府为了保障各个民族的权利，所以没有设立全国统一语言，结果到现在即使在国内交流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南非这样的小国，就应该统一学习和使用英语。大保护，就他妈没办法发展了！”这时候他的语气会变得很激动，然后话锋一转，又会说，“共产党在领着中国朝好的方向走。”

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在一座大厦的顶楼向下看国贸附近标识一样扭来扭去的立交桥。我问他，还回不回南非？他喃喃说，可能不会回了，然后沉默着看大片的灯火。我想，这个南非人肯定还会继续在这里呆下去，继续通过他的“单位”传达着这样的信息：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就像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一样，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印象，要不就不是一个集权制国家，要不就是一条已经苏醒的睡龙。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1995年我刚来北京，发现我的学生在性方面十分保守，二十多岁有很多还是处女。但现在在……，他们好像怎么样都无所谓了。”